名家有约

日常生活的诗意表达

——鲁声娜《故乡何处是》序

□赵永生

翻开鲁声娜《故乡何处是》书稿时,觉得她钟情于李清照的诗词,比如,她把这本散文集归题于李清照的词义,读完,方知笔下文章多有易安词之风韵。

我对李清照的诗词没有研究,但我感觉她的词总是飘着酒香,总让人沉浸于她的生活状态,感之况味。这是她的范式。酒者有三:喜欢喝点小酒,成了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不多饮,亦是常啜;欲让酒兴助情性,总是在微醉中;借酒浇愁,虽不是醉生梦死,也算作壶中日月。李清照属哪一种?不得而知,然,她词中酒意,倒能解读一二。"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东篱把酒黄昏后, 有暗香盈袖。"(《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声声慢·寻寻觅觅》)"常记溪亭日暮, 沉醉不知归路。"(《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李清照最经典的10多首词, 都与酒相关, 不是在酒后归途中,就是在醉梦里,或醉眼于朦胧景色。酒让其风情盈胸,亦让其万般释怀。

李清照于酒,喝了醉,醉似非醉,迷离中物事清晰,意境超然。这是女词人名传千古的绝妙之处。比如《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三五句,朴实纯正,应了词令,道了心情,又布了景致,其信息量,画面感,足以支撑一部短剧。蔡琴曾有吟唱,引万千观众"不知归路"。可见易安对世事观照的洞幽烛微。

我们现在不能说鲁声娜文承易安词之衣钵,但从《故乡何处是》对生活的观察与理解、言辞的语感与节奏,似与易安词一脉相连,是否可以说鲁声娜在易安词的解构中深得其精髓? 如此,成就了她的散文对日常生活的诗意表达。

鲁声娜的散文起笔于日常生活,谋篇于故乡。故乡人,故乡物事,故乡的春夏秋冬。她在"故乡何处是"的小题别记里这样写道:即便将来哪天我的身体需要暂时离开,我想,我心的指针,定是朝着这个方向,毫不偏移。与易安的"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同样有着时空概念:"暂时"与"除非醉"。鲁声娜的"暂时",道出了社会的稳定与生活的安逸,离开是暂时的,还是因为某种需要,所要表达的是如果需要暂时离开时的心境,是感恩生活的美好与这方水土的滋养。"除非醉",则是满满的乡愁。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真正的国破山河碎,又怎是"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定风波·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之寓娘感受? 她的心怎么也安顿不下来。同样于文学表达,易安的慌乱、不安与焦虑,在鲁声娜的笔下就无法出现, 她对故乡的爱,让她想到了"如果"而后的"暂时"离开,营造了女性的小忧伤, 但这又是基于故乡的眷恋。

鲁声娜的父母都是教师, 在乡村小学。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苏北乡村,基本是原生态。大田中间,有房屋三五排,或许更少些,是校室,也有校工的宿舍。周边有沟,算是替代了围墙的隔离,沟边栽树,是风景,也是日后学校的收入。除此,四野草色茫茫,随季枯荣。这就是鲁声娜曾经就读的那所小学,她的家也在学校。门前有一排树,"树与树间结着绳,母亲用它们晾晒衣物。"鲁声娜的感觉,"清早初初醒来,有时会搬一张已磨出棕色幽光的有高高椅背的小竹椅坐到屋门前,课本摊开在双膝上,目光却远远投向中心道两边的意杨树,看阳光在翠叶间愉快地跳跃……"是阳光在翠叶间跳,还是翠叶在阳光里跳? 以六祖惠能见地,应是作者的心在跳。鲁声娜就这样在乡村学校度过了她的童年与少年,也生出了许多梦想。

可见鲁声娜对日常生活的在意。在意了,才有发现,才有完美的表达。法国文学理论家狄德罗说过,文学"艺术就是在平凡中找到不平凡和在不平凡中找到平凡"。

在那所小学,鲁声娜的印象"办公室西门外廊下悬着只不大的铁钟……钟由值日教师负责按着点儿敲。通常敲钟人庄严地站在钟的侧下方,举起一只臂,以手捉牵那系着圆形小坠锤的绳,凭腕力悠起, 有规则地叩击内壁某一点。'铛——铛——',钟声清脆悠扬,回荡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并传向四野八方。预备、上课、下课、出操、放学……孩子们依着这声音涌向室外玩耍、做广播体操,奔回教室坐下,书包搭在屁股上回家。凭铃声,学校周边人家知道该收工了、该做饭了。"

散文之美,除了意境,就是语言之美。意境又因语言而生。而语言之美,首要的是元素完整,比如韵律,比如节奏,比如物序,比如事理的叙说,等等。鲁声娜的笔下,都有照应,如写"钟"。"铁钟",说的是质地;"办公室西门外",指出了方位;"廊下悬着",是状态;"不大",表明了分量。敲钟用的"腕力",且"悠起","有规则地叩击内壁某一点"。在她的铺陈中,将有力度的声响安置在舒缓的节奏中,成了音律……《故乡何处是》里大部分这样的篇章,在生活的汪洋大海中,她凝神观照,于无限欣喜中孕育了优美的言辞。

阿英在他的创作谈里曾这样说:如果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不能透过他所写的字眼看到它们所包含的内容,那么读者也不可能从中看到任何东西。俄罗斯著名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也有同感,他说:要想不失去民族语言的语感,我坚信不仅必须经常同普通的人交往,"而且必须经常去接触牧场、树木、河川、老柳树、鸟儿的鸣声和榛树丛下每一朵晃动着脑袋的小花。"无论是阿英,还是康·帕乌斯托夫斯基, 强调的都是作家对日常生活的观察与理解,然后才有精准的表达。

易安的"误入藕花深处"与"惊起一滩鸥鹭",为什么是"藕花"而不是"荷花"?解释有多种,我以为最为确切的是易安不需要荷花的香粉气, 她不让她的文字染上过多的香粉,梅花妆已经让她无奈,所以她选择了"藕花"的乡土气;为什么是"一滩鸥鹭"而不是万千呢? 万千之量,是概数,尽管庞大,但也是有限,"一滩"之概念是万千所不及的。一滩是多少, 由滩的大小来定。易安词中的"滩"有多大?没有定数,心有多大滩就多大,但很可能没有百只,但"一滩"足以让你感受到浩大的气势, 这就是作家对生活的观察、理解后,为读者营造的意境。鲁声娜笔下的生活,都在细节中,比如她的《爱笑的老头》:"弯曲着的身体被以碎小的步子运送着颠颠地前进几步后,老头立定,双手卡腰,前弯部分仿佛被很使劲地向上撑挺、拉直,再努力地后仰。后仰结束,身体立即恢复成常态的弯曲状,然后依前述方式与过程一节不少一丝不乱地重复,一遍又一遍。""细碎的小步""颠颠地前进""双手卡腰""撑挺、拉直"等等,这个老头没有特别之处,但在她的笔下,他对生活的认真态度跃然纸上,而她又没有说这个老头的生活态度,说的是这个老头爱笑,她注意到的是那张特别的脸,在整个运动中,这个老头都是微笑着的。她观察着,也拿不准他是真的笑,还是因为脸瘦皮皱形如笑?"不管怎样,老头的笑,给人以快乐的印象,让人好像也跟着认为,风轻轻,云淡淡,活着多么好,这世上没有什么值得自己将宝贵的快乐白白牺牲掉。"

老年人的笑, 有许多不确定因素,有的笑是惬意的,但有的笑是无奈的, 或者是给别人看的, 有的人甚至笑着笑着就痛哭流泪了……她经常遇到的这个爱笑的老头, 是否有着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她只是提醒读者"这世上没有什么值得自己将宝贵的快乐白白牺牲掉。"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她想告诉人们的是:夕阳西下的那抹彩霞,是旭日东升之朝霞的背面。我们曾经年轻,我们将会老去。也是通过这个爱笑的老头细节的书写, 使读者与文本共情,在全神贯注的阅读中, 感受着作者的感受。这是作者的巧妙之处,亦是散文的功能。

中国散文自先秦到两汉,都是以政论与述史为主,如《论语》《史记》。唐宋时出现了山水游记,景致入怀,草木春秋皆有情。自始散文中有了"风景"。明代流先秦之文韵,少了些湖光山色。清末民初,散文的生活气息浓郁,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更多的是人间书写。二十世纪中叶,文化散文的兴起,追思与怀远,精神片羽的搜寻,大境界中缺失了总关情的一枝一叶。散文的一路走来,它的表达总是与经济社会发展关联着, 文之所思,国运托底。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生命共同体中风景如画。于是,文学的四季,出现在山水林田湖草沙中。

在基于自然的书写中,鲁声娜张目之处皆风景,庭院里,小河边,林荫道,窗台前,洋溢着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她的散文无论怎么写,哪怕是写情感,写梦幻,写独处时的远思,一不小心就出现什么草木,或飘零的叶片,或摇曳的花朵,自自然然。因此说,她是位善于同植物对话的作家。"久盼的四月,终于来了。连续几日的和风暖日,小院里的叶们花们全都急急地打开自己。银杏树穿上了崭新的翠绿衣裳,一副神采奕奕喜不自胜的模样。叶茂花衰的海棠枝头,竟又探出几粒可爱的娇红小蕾, 艳若美少女嘟起的红唇。最是慢性子的石榴树,也冒出了无数羞怯的小芽芽。"(《紫藤四月》),人间四月,百花齐放。她顺着紫藤的藤蔓,写庭院花事:"牡丹花争芳斗艳光色灼灼之时,紫藤花开启了盛大花事的序幕。花串最顶端的蕾最先绽放,仿佛机智敏捷的探路先锋。之后,也不过三两天的功夫, 紫藤花便串串垂落如瀑似锦了。蜂们应着香苏的召唤,不知从哪里纷纷赶了来,一只只都似喝醉了酒,不住地营营嗡嗡,痴狂流连于芬芳蕊瓣。"

对于散文来说,风景描写并非是添枝加叶的装饰,如同烟火之气,人间少不得。关键是书写的格局与心象。春天或夏天的雨后,在山林,在草地,或在乡间的旷野,人们会感受到周身的湿润,感觉到那种沁人心脾的凉意、芳香和气息,或者是说不清也道不明的心情,这是因为沉浸在这种氛围中。散文也如此,风景描写必须有这样的沉浸。读者反对通过小花小草输出作者的小情小调,但很在意风景之中的深度思考与人文精神的传递。比如鲁声娜的《落地生根》。

落地生根,是花名,它的另一个名字叫不死鸟,一听这些名字,就知道这花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起初是朋友给她的,后来就留在了她窗前的墙脚下,"那并没有享受到什么有心的、特别的照护,只靠着偶尔的几滴清水或半杯残茶,靠着窗前或多或少但凭天赐的阳光……" 这就是落地生根的活法,自然,朴实,随意,不张扬,与圃园里众多花草相比,它对这个世界没有更多的惊扰,也没有更多的耗费,"只消有一点点泥土,或一点点的水,就能探出根须默然并顽强地、精神抖擞地活下去, 直活到自己力量的最最边缘。它的生命力,实在使我惊叹。"

这似乎又是一个关于生存能力的话题。比如内卷,比如躺平。万物竞生中,各占其地,各向其空,内卷是因为自己不够厚实,又不知调适,比如前行的方向。躺平也只能成为别人脚垫。落地生根,是因为它探下根系,沾土就活。如果总是想寻找肥沃,或者更为舒适的阳光雨露, 那只能在寻找中了结寻找。

落地生根为多年生草本, 花形聚簇成团, 盛开时笑脸对着大地, 就那么团聚着,"像是一群花蝴蝶聚在一起讲悄悄话,所以,落地生根又被称为花蝴蝶。好些只花蝴蝶聚在我的窗前接连讲了好些天的话了, 可是,我是愚钝的, 实在听不懂它们都说了些什么。不过我能猜想,它们若真的在说话,话题一定也是愉悦与感恩的,为能够拥有着的一点点土、一点点水、洒到窗前的阳光、窗外好看的蓝天与流云,为一程属于它们的偶然而幸运的尘世之旅。"

这是鲁声娜散文诗意表达所营造的意境。

是为序。

名家有约

铭心一刻

淋湿的儿童节

□贾炳梅

记忆里很正式的一次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是在我九岁那年上小学四年级时度过的那次。

那年"六一"儿童节前夕,我们班被选中将要代表学校参加即将到来的在乡中心小学举行的庆祝"六一"儿童节的汇演比赛, 学校要求我们班集体大合唱一首歌作为参赛节目。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件大事,校长很重视,要求每天下午活动课让我们去排练。我们班的同学也因为有代表学校去庆祝"六一"的机会很激动,都积极地参与,我们被带到学校那个土操场站好队后, 由教我们音乐课的老师带着我们练歌。

那是八十年代初期,学校任课老师几乎身兼数职,我们音乐老师是村子里那位刚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的个子不高胖胖的姐姐,她姓景,我们都叫她小景老师。她有一双铜铃般的大眼睛,有两个小酒窝,笑起来很好看。她除了教我们学校每个年级的音乐课,还教一二年级的数学课。

我们大合唱的是一首《学习雷锋好榜样》,她站在我们前面,一边领着我们一句句学唱,一边挥动着她胖乎乎的手臂打着拍子。漂洗的褪色的粗布花格衬衫随着她有力挥舞手臂而飘动,很是优美。她说,"'六一'是我们自己的节日,同学们好好练,我们一定要拿上名次,为学校争光"。每天我们班排练的时候,四周都会围满看热闹的同学,让我们很骄傲。

我们村离中心小学比较远,"六一"那天一大早,我们就带着母亲提前准备好的干粮,穿着只有过年才穿的新衣服,戴着洗得干干净净的红领巾,兴高采烈地到学校集合,由景老师和班主任老师领着,在其他班级同学羡慕的注视下,出发前往中心小学庆祝"六一"儿童节。

天气有些阴沉,我们一个个跟在老师身后,走在狭窄布满荆棘且蜿蜒曲折的坡道上,一字排开,队伍好长,我们叽叽喳喳的说笑着,特别兴奋。突然随着一声惊叫,前面的同学挤成一团,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景老师一边惊慌失措地大喊着走在队尾的班主任老师, 一边挡住想往前面冲的几位男同学,说前面有条蛇挡在路中间,过不去。

我们几个胆小的女同学吓得几乎要哭, 不敢往前边的路面看。班主任老师飞快地从我们身边挤过去, 跑到前面去。不大一会我们队伍又开始前行了。同学们议论说,原来挡在路中间的是条死蛇,被班主任老师用树枝挑着,扔到路旁的坡地里了。

"出师不利啊,大清早就遇见死蛇挡道,太晦气。"班里一位年纪最大的同学煞有介事地嘟囔着, 让我们欢快心情顿时不安起来,不再戏闹做声,悄悄地跟着队伍往前默默赶路。

好不容易到了中心小学,天阴沉得更加厉害。庆祝"六一"的歌咏比赛现场,被安排在村子的那座老戏台上。戏台前的土场上被用白石灰画出一个个长方形, 每个村小学参赛的学生老师就被安排在写好名字的长方格里站好。宽大的戏场里站满了熙熙攘攘的学生带队老师。

因为我们村子小学生少, 我们班不到二十个同学的队伍最短,队伍后面空出了好多地方。其他学校的同学都统一穿着白衬衫戴红领巾,看起来既整洁又漂亮,他们一个个涂了红脸蛋, 甚至画了浓浓的黑眉毛, 一看就知道是演节目的, 而我们穿着长短不一颜色各异的衣服简直就是观众的打扮,我们不禁自卑地低下头去。

因为与别的学校反差太大, 景老师和班主任老师表情很不自然,悄声地商量着。不一会,景老师跑出去又跑回来时,手里拿了一个小盒子,说是找同学借的胭脂,开始给每个同学往脸蛋上涂胭脂。她一边涂,一边说着,"同学们别泄气,我们会得奖的,加油啊!"

我们互相看着各自红彤彤的脸蛋,顿时开心起来,立马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美的少年儿童, 开始憧憬和期待着我们站上戏台表演时的热闹场面。

景老师代表我们学校和其他学校的老师们去抓阄,主持人说,根据阄上的数字决定比赛出场的顺序。没想到景老师抓到一个最大的数字, 我们学校被排到最后一名上台表演。听到这样的结果,看着有些沮丧的景老师,班主任老师笑着安慰着大家说,"没事没事,我们梢后结大瓜嘛,同学们说是不是?"我们立即异口同声地喊"是!"

节目开始,有大合唱,有诗歌朗诵,有舞蹈,其他学校准备的节目真是丰富多彩,看得我们眼花缭乱,激动不已,看到精彩处就会不停地鼓掌拍手叫好,现场气氛很是热闹。我们以至于都没有感觉到天阴沉得更加厉害, 甚至有些黑暗起来。

马上要轮到我们上场了, 我们兴奋地跟着景老师到后台去准备。乌云密布的天空突然下起雨来,霹雳啪啦的雨点让土戏场上的队伍慌乱起来,而我们已经在戏台上站好,我们纷纷看向戏台下被雨点敲打的不知所措的同学老师,他们本能地用衣服或手护起头来挡着雨滴。慌乱中,主持节目的老师跑上台,拿起话筒喊道,"各校的带队老师请注意,请赶紧将学生带到屋檐下避避雨!"我们很尴尬地站在戏台上不知如何是好,景老师几乎要哭了。

主持人和几位坐在戏台一侧的评委老师嘀咕后, 示意景老师继续,让我们开始表演。我们在景老师的手势下,看着空荡荡的被雨雾笼罩的没有一个观众的台下, 大声地唱起来"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

那个"六一"儿童节,那个我童年里唯一一次很正式的庆祝"六一"儿童节的演出,没有因为下雨而终止,虽然我们学校没有拿到名次,没有获奖,但那个冒雨庆祝"六一"的场景,却深深地留在我记忆里。